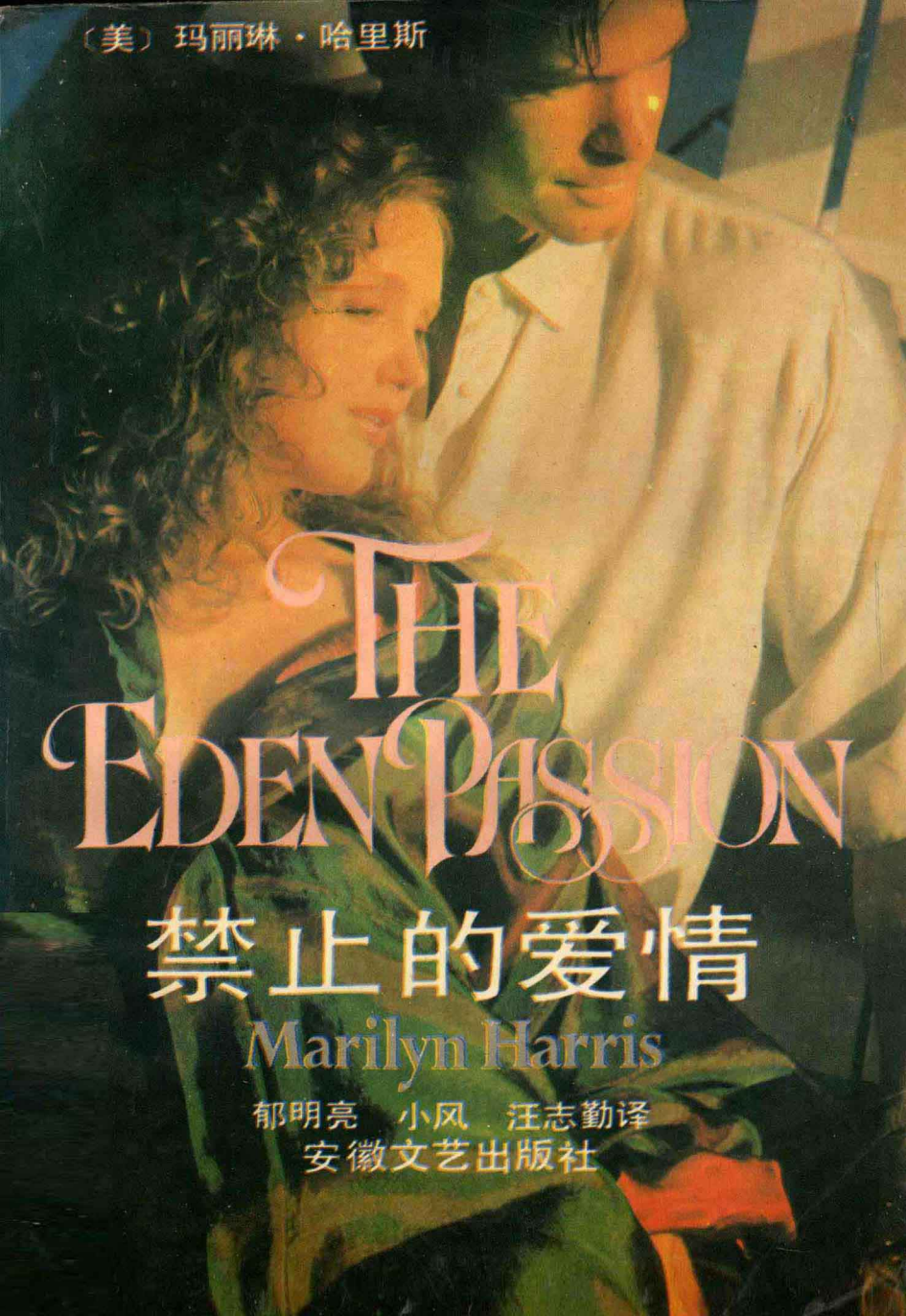


(美) 玛丽琳·哈里斯



THE  
EDEN PASSION

禁止的爱情

Marilyn Harris

郁明亮 小风 汪志勤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禁止的爱情**

**[美]玛丽琳·哈里斯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马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97×1092 1/32 印张:15.125 插页:2 字数:360,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

**定价: 9.00元**

**ISBN 7—5396—0495—6/1·432**

## 内 容 提 要

小说主人公伊登，归家安葬其父亲并继承城堡，遇见美艳绝伦的城堡女主人，他的婶婶哈丽特。送葬行列中，哈丽特黯然神伤，因为死者曾是她爱得如痴如狂的恋人。伊登因不知谁是生母，在这个阴森神秘的家族里屡遭不测，后来被哈丽特从地下室解救出来。这位年轻俊俏的美人，在情窦初开时曾与伊登的父亲有过一段艳史。如今酷似其父的伊登的出现，使她的胸中再度燃起希望之火。她将伊登当作老伊登的化身，疯狂地爱着，伊登也为婶婶的楚楚美貌所倾倒，两情缱绻，终于不能自拔……

一场揪人心肺的悲剧——禁止的爱情于是酝酿了，男女主人公陷入了深重的罪孽和不尽的忏悔之中，后来伊登犯了杀人罪，离开城堡，奔赴印度寻觅他的财富，召唤他的无止境的爱，巧遇印度公主，历经曲折坎坷。当他回伦敦时，一贫如洗，然而奇迹出现了，他要复仇……

## 目 录

来历不明的人	1
难解之谜	40
地下室里的囚徒	63
重操旧业	105
爱情之火	126
默梅德客栈	154
伊甸乐园	171
自残	183
内心的忏悔	214
破天的梦	234
疯狂的冒险	264
凄凉之堡	291
腥风血雨	300
诀别	331
浪子归来	370
意外的财富	383
神秘的新娘	412
复仇神	438
返乡	456
黑门后的幽灵	468

# 1. 来历不明的人

5月2日天色已接近黄昏，春风和煦的伦敦早已被他们撇在身后。伊丽莎白在凄风苦雨中向远处眺望。伊登城堡灰黑色的轮廓已依稀可见。

三个人骑着马走在他们旁边。那天上午在陶顿，第四个骑马的人就已快马加鞭赶去通知住在伊登城堡里的人，说爱德华·伊登的遗体运回来了。

精疲力竭的伊丽莎白怜悯地望着约翰。一路上他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约翰不吃不喝。虽然所有的人都像伊丽莎白一样多次提出替他一阵子，但他手中的缰绳始终没有松过。

他年轻的头脑已经六神无主，他不得不保持缄默。伊丽莎白抬起头来，发现他也瞥见了远处的伊登城堡。

她闭上眼睛，不忍心再看他，也不愿意看见巨大的城堡逐渐趋近。她唯一的想法是快点办完事立即返回伦敦。她带回家

的只是一个破损的躯壳。爱德华的精神和对他的思念依然留在伦敦，留在千千万万个男女老少的心中。他们跟着四轮马车一直送到城西尽头才转身回去。她与他们休戚相关。她已打定主意继承他的事业，重开公共厨房，为有难而来到她门下的每一个人提供衣食，提供庇护，尽管她对如何做到这一点尚一无所知。

伊丽莎白在拱形城门下通过时，抬头看见倾盆大雨正冲击着令人敬畏的城堡正面。它似乎比白金汉宫还要雄伟，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她看到有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走下台阶，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她辨认出是一男一女，而在楼梯顶端拱门的内侧，一个老太婆将两个小孩紧紧地搂在身旁。

她转身向前看，发现卫兵正在把他们引向一道黑色的围着一块小小墓地的铁栅栏。大门开了，她看见门里零零落落的大理石柱，从那里往左，靠近铁栅栏，三个掘墓人手里拿着铁铲。随后，坟墓本身映入了眼帘。

约翰牵着马，穿过狭窄的篱笆门，来到左边的一小片空地上停住脚步。他的头上满是雨水，慢慢地垂向前去，好像意识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陷入了可怕的沉寂之中。伊丽莎白多么渴望能打破这种沉寂。

她发觉四轮马车的后部有动静。四个卫兵爬上车，每人抓住一个角，把棺材抬到地上。

她的目光又转向地面，重新注视着约翰。“你来吗？”她问道，使劲伸伸麻木的双腿，这样可以像个贵妇人的样子挺起身子走路。

约翰抬起那张稚气未脱的苍白的脸，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随后伊丽莎白感到，她的注意力被徐徐入土的棺材吸引住

了。雨点落在棺材盖上，发出奇怪的响声，仿佛棺材是空的一般。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完全征服了她。

不讲几句话吗？她向周围扫视一下，想找个牧师。难道就没有人向世人讲述这个人的事迹吗？她虽然发誓不作声，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低下头轻轻地发出了呜咽声。

棺材已安放妥当。当第一铲泥块撞击着棺盖时，她慢慢地转过身，走到土堆的后面。

那个人本身和她后面正在举行的几乎是令人厌恶的仪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忽然，一些远久的记忆出乎意料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回想起在纽盖特的市民基层组织中初次见到爱德华的情形，追忆着他怎样搂着她，用他自己的大氅来温暖她的身子。她记得在牛津大街的那幢房子的宴会厅里，他谈笑风生，把孩子高高举到空中，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肩上。她想到他创办的分布在全伦敦的17所贫民免费学校，这些学校靠慈善机构和国家的捐献蒸蒸日上，还在发挥应有的作用。她想着所有这一切，甚至想得更加深远。她感到充满自己内心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片感激之情，她为认识了这样一个人感到庆幸。

这时，她再也无法自持，为爱德华·伊登，为他的儿子约翰，甚至为呆板地站在墓旁的男男女女失声痛哭。

她回头看看掘墓人正在干活的地方。让他们去干吧！那个人的灵魂早已脱离躯体，生活在千万个人的心中。想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不可能就这样完事……

哈丽特站在大厅外楼梯的最高处，在寒冷的毛毛细雨中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都看不见。她意识到她那令人敬畏的体力正在迅速地消耗殆尽。她知道詹姆斯和两个孩子正挤在她后面的拱门下面避雨。天知道，干吗要拖得那么久呢？



她心烦意乱地望了望停在大厅台阶下的四轮马车。车轮上沾满了从墓地带来的泥土。她看见一个男孩和一个年轻妇女紧紧地挤在一起。出自对他们的同情，哈丽特邀请他们到仆人的房间里烤火取暖。

她看到这两个人朝楼梯走来，年轻女人走在前面。“夫人，”她毫无畏惧地说，“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善意邀请。”这时，哈丽特看见男孩向她身边走来。他像是15岁，或者16岁左右，脸上流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一种坚毅的神情。她无法断定。

年轻的妇女又说：“夫人，我可不愿在这里呆着。我想马上回伦敦。”

哈丽特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正准备离开，听到那女人的说话声，便转过头来，看见她正在上楼梯。上到一半时，那女人停了下来，仿佛她不想靠得更近。“对不起，夫人。”她说，“如果您同意，就让这孩子留下。”

哈丽特慢吞吞地转过身来。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请求。她不便说“不”字，因为那男孩就站在近旁可以听得见她的回答。“当然，”她低声说，“如果他愿意的话……”

那女人又走上一级楼梯，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好像她有难言之隐。“这男孩是伊登先生的儿子。”她开始说，回头看了一眼。

这句话从风雨中轻轻地飘过来。“伊登先生的……”哈丽特试图重复她以为已经听清楚的内容，却发现她无论如何无法做到。

那女人替她重复了一遍。“是他的儿子，夫人。回到伦敦后我可以拿出他的文件，他的洗礼证明书。如果您想要……我能马上送来。”

但此刻哈丽特并不在想洗礼证明。她目不转睛地打量起那个男孩。他也以同样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她。此时她完全看清楚，像极了，站立的姿势，面孔的轮廓，头发的颜色，特别是那对眼睛。虽然她不想承认这一点，但事实毕竟是事实。那正是小爱德华，他在盯着她看。

她朝着庭院内看去。天哪！她不能把他驱赶出门。她深受爱德华的恩宠。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呢？是站在她前面台阶上的那个可怜的瘦女人吗？

她回过头来看着耐心地等在台阶上的两个人，尽力想抹掉脸上焦躁不安的痕迹。“当然，他会受到欢迎的。”她说。

她继续注视着。他们匆匆回到四轮马车旁。男孩到马车后面取出了他的小背包，过了一会儿，他亲热地拥抱了那个女人。

哈丽特仍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竭力掩饰油然而生的怒气。她自言自语地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律师一定会进行周密而彻底的调查，或许能弄清那母亲的身份。仆人的房间里也有足够的地方容纳一个小男孩。

男孩看着四轮马车驶出了城楼的拱形大门。这时，仿佛一切都在寒冷的夜幕中等待着。显然，他们不能通宵达旦地这样站着。必须有人首先打破僵局。她向一个守候着的佣人发布命令，“把他带到仆人房间去。”她带着训斥的口吻说，“给他换上干衣服，再给他点吃的。”

佣人向男孩走去，伸手接他的小背包。但哈丽特发现男孩收拾好行李竟向楼梯走来。

当他上楼来时，哈丽特的第一个念头是避开他。但她并没有移动脚步，而打算再次指点他从仆人走的门里过去。这时，那张年轻的脸上突然绽出一丝迷人的微笑。

他站在离她不到三英尺的地方。“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他用清晰有力的声音说，“我宁愿住在我父亲的房间里。先在某个地方落脚，然后还得往别处搬，这简直是浪费时间，您说是不是？”

她再次觉得对他的话无言以对。当从她，从詹姆斯和孩子们身旁经过径直朝大厅走去时，她理智地朝一旁挪了挪。

他略略转过身来。“我认识路，”他宣告说，“不需要帮助。”

他穿过大厅继续往前走，中途又停下来。“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他说，“最好生个火。我父亲常常说，没有什么比五月里德文的雨更糟糕的了。”

哈丽特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她发现他正心情愉快地仰望着大厅的天花板，仿佛正在脑子里搜索着什么。

他显然想起来了，因他的脸上又布满了笑容。“我相信我父亲说过的话，他房里的火炉需要六根上乘栎木当燃料，每根约有人的手臂那么长。”他沉默了一会儿，在估量她的态度。

“如果佣人能替我生这样的火，我不胜感激。”

没有一点轻率的表现，只有冷静的信念。接着他又转过身子，昂首阔步地穿过大厅。

哈丽特望着他，留意他手臂摆动的姿势，挪动身躯的模样以及脑袋的角度。她的全身突如其来地颤抖起来，这决不是由于寒冷所至，而是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动，她已无法明辨事理，如果她能揭开蒙住眼睛的面纱，这孩子身份的奥秘就不难得到解决。

她快步走上去，用明显带有恐惧的声音问：“你是谁？”

还只有几步就要到达通向城堡中心的那扇门了，男孩停了下来。他慢慢地回过头来，脸上流露出嘲弄的不耐烦的神色，

好像他肯定这已是早就圆满解决了的老话题。他把行李放在脚旁边的地板上，笔挺地站着，带着显而易见的令人敬畏的骄傲说：“我的名字叫约翰·默里·伊登。我的父亲是爱德华·伊登。我回到家里来了。”

她发觉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等待其他的问题。最后他消失在漆黑的走廊里。

她向空无一人的过道望去，一动不动地站着，竖起了耳朵。走廊共连接12条过道。她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它们全部记住了。过一会儿那男孩肯定会退回来，承认自己迷路了。

但他并没有回来。实际上，她已听见他在楼梯上发出的脚步声，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走向三楼伊登的房间，好像他对偌大的伊登城堡的内部了如指掌。

想到可能有人跟着他，他让门半开着，这才转身打量起他父亲的房间。

噢，一切本来就是那么熟悉。他没有料到还能记得那么多。此时，他耳朵里响起奇怪的沙沙声，好像他父亲仍在那里，在给他讲关于伊登的故事。他退回到门边，拎起一盏挂在墙上的小灯，犹豫不决地向前跨了一步。尽管一片昏暗，这间斯巴达式样的内室里的每一件东西似乎都跃然于眼前，由他作出评判。

走到房间中央时，他颇为不满地意识到，屋里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他手里拎着的那盏小灯外，甚至连灯都找不到。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便完成了令人扫兴的财产清点任务，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随后在附近的一把椅子上慢慢坐下。

他大为恼火，环顾四周。光秃秃的墙壁所表现出来的苦行僧般的自我克制简直令人窒息。他不顾恼怒疲乏大步走向衣柜，拉开门，一眼便看到了他早就料到了的东西。柜里只有几

件穿破了的衣服，有的甚至还没有洗过。

该死的！瞧！他抖开一件茄克衫。乞丐穿的还比它好一点呢。再看另一件，它的钮扣都掉了。他把衣服从挂衣钩上一件一件拉了下来，扔在地板上。他的怒气和困惑在增长。他一边拉衣服一边大声地说：“买件像样的衣服难道就违背你的精神？你照顾了别人，为什么不关心你自己呢？”这些没有回答的问题常常被愤怒的咒骂所打断。扔掉的衣服越堆越高，有的扔到了屋子中央，直到他找着了一件深灰色、领口已破旧的斗篷方才罢休。

他拿着斗篷。由于刚才的疯狂举动而喘着粗气。猛然，他跪了下来，把斗篷紧紧贴在身上，脸埋进了斗篷里，闻着刚被埋在城堡后面墓地里的那个人的气味。

“爸爸。”他小声说，更加紧地抱住斗篷，第一次表现得如此悲伤。

持续了好几分钟，除了失去父亲之外，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后来他逐渐发觉有人站在门口。他抬头一看，有个小男孩正瞪着大眼睛同情地看着他。

感谢先前使他气恼的阴暗，约翰赶紧擦掉令他尴尬的眼泪，站起来，把灰色斗篷扔在衣服堆上。

小男孩已走进了房间，盯着散在地上的衣服。“你搞得乱七八糟的。”他的语调是如此严肃，连约翰都忍不住笑了。

“我确实把东西搞乱了。”他同意地说。

小男孩又走近一步，忧心忡忡地环视着墙壁和赤裸的家具，正如约翰先前所做的那样。约翰擦掉最后几滴泪水，决心弄清这年幼的来访者的身份。他可能是他的堂弟，他的叔叔伊登勋爵的儿子，伊登城堡的下一任继承人。约翰猜测这男孩的年龄在8岁左右。他小小的身体紧紧地裹在紧身的茄克衫里。他的皮

肤白皙，头发和眼睛乌黑，继续在房间里查看着。

“你叫什么名字？”约翰大声地对男孩说。男孩的检查完毕之后，他走近房间中央的那张大桌子。

男孩没有看他，聚精会神地用指尖在桌子表面的灰尘上画脸谱时回答说：“我叫理查德·格伦威尔·鲍威尔士·伊登。”接着又俯身画脸谱的眼睛和鼻子。

“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名字。”约翰注视着他说。

“克莱拉有时叫我狄克，但我母亲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理查德，”小男孩第一次抬起头来。“你打算住在这里吗？”

约翰点点头说：“这是我家。”

“关于你，他们正在楼下争论呢。”

约翰产生了兴趣，他向前跨了一步，问道：“他们说些什么来着？”

小男孩耸耸肩膀说：“他们不知道你是谁。”突然他喜形于色，用拳头抹掉他在桌上画的圆脸。“可是我知道。你的名字叫约翰·默里·伊登。你的父亲是我的伯伯爱德华。因而，你已到家了。”

两个男孩露出会心的微笑。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约翰发现至少有一个人理解了他在楼下一再被人要求重复的问题。

“你父亲去世了，我很难过，”他平静地说。“克莱拉说他是个好人。”

“克莱拉是谁呢？”约翰接过他的话茬问。

“保姆，”理查德答道。“她可是更关心我妹妹。”

由于心事重重，约翰朝半开着的门望去。谜底总会揭开的，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你玩弹子游戏吗？”理查德走到他身边问。

约翰尽力理顺自己纷乱的思绪，点点头说：“有时也玩。”

“我有四颗蓝猫睛石，”理查德笑着吹嘘说，“你想看看吗？”

没等回答，他便把手伸进口袋里。“瞧！”他摊开手掌，约翰看到四颗晶光闪闪的猫睛石。“它们是有魔力的。”小男孩咧开嘴笑着说。

“此话怎讲？”

“简姑妈对它们说了几句咒语。它们总是赢的。”

简姑妈。是个熟悉的名字。他父亲的姑妈……

“她很老了，”理查德说，“但她是个好巫婆。如果你愿意的话，晚饭后我带你去看她。”

约翰笑着说：“我愿意去。”随后他又仔细看了看猫睛石。“恐怕我不大有希望能拥有有魔力的猫睛石吧？”

理查德毫不犹豫地选了两颗放到约翰手里。“你看，”他宣布说，“我们扯平了。”

忽然从通道里传来了叫声。“理查德！”两个男孩不约而同地转向站在那里的女人，她手里提着盏灯。

“妈妈。”理查德笑着说，不慌不忙地走到她身边。“明天我们去打弹子。我还说过，晚饭后带他去——”

她亲热地伸出手把他拉过去。“克莱拉在找你，”她小声说，“现在快去吧。我们以后再谈。”

约翰发现他们两人关系融洽，是用慈母般的谆谆告诫培养起来的感情。

男孩走了，留下他们两位，在暗淡的灯光下面面相觑。

伊登夫人——哈丽特，在墓地里约翰就认出她了，尽管以

前只见过她一面。那是好几年前，在地方法官的办公室里。刚开庭他父亲就作了极端愚蠢的决定，宣布放弃对他的财产的一切权利。这些年来，他从未能为那种心血来潮的疯狂而自圆其说过，而且就从那一天起走上了下坡路。

“伊登夫人，”他低声说，觉得有必要去打破令人尴尬的沉寂，而她却神情呆滞，好象根本没有看见他似的。

“夫人……”他微笑着说，竭力打破莫名其妙的僵局。“如果我的出现冒犯了您的话，我很……”

提灯的那只手开始颤抖。夫人的脸色变得苍白。要不是约翰冲上去把灯接过来，她倒下时灯一定会在地上砸得粉碎。

“夫人，我……”

总不能就这样让她躺在地板上。他把灯放到桌上，思忖着用何种方式把她扶起来。此时他注意到她的黑长袍的折边在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时被雨淋湿了，粘满了泥巴。也许是她体质纤弱，经不起这种折腾。

他尴尬地围着她转。无可奈何，他轻轻地移动她的身体，让她脸朝上躺着，回头目测了一下到床的距离，然后两手伸到她的腋下开始拖拽。她的身躯直挺挺的，奇怪地耷拉着脑袋，两只手像木偶似地笨拙地垂下。

约翰累得气喘吁吁，他跪在床上，向下看着。她看上去如此平静，显然对毛手毛脚的搬动毫不在乎，又如此美丽。在把她拖到床上去的时候，她的长袍被扯开来，身体的某些部位在他面前暴露无遗。一个乳房几乎完全从黑色的胸罩中挣脱出来。

他马上闭起眼睛以抵御一种好奇的诱惑。他退着爬下了床位，躲在一张大桌子后面。透过闪烁着的灯光，他瞧见她仍然一动不动。



他战战兢兢地鼓足勇气，冲向门口以寻求帮助。

背后传来轻轻的呻吟声，他旋即回过头去。她在动，他的头慢慢地左右摇晃。好吧，既然她醒了过来，他就不能抛下她一走了之。他有种强烈的感觉，她有话要说。

这样，他必须陪着她，待她恢复过来，了解她的来意。走近床沿时他站住了，最好让她自己先发现那裸露的乳房。

她已经睁开了眼睛，显然在尽力回忆这一切，她在何处，躺在床上的位置，最后是半边赤裸的胸脯。

他听见她的叹息声。“天哪！”她狼狈不堪地瞥了他一眼，然后转过身去。当她重新转过来时，黑色已经遮蔽了一切，虽然他发现她两颊上的红晕更增添了她的魅力。

“我……很抱歉。”她低声说，“我一生中以前只晕倒过一次……”

“不必道歉。”他微笑着说。试图让她平静下来，他补充说：“今天对大家来说都不好过。”

他发现她又盯着他看。刚才她晕倒时也正是这种表情。他不想再有同样的经历了。“伊登夫人，我可以帮——”

“不，”她小声说，用手势阻拦着他。“我已经完全恢复了。”

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房间里已是一片漆黑。约翰听着拍打在窗户上的雨声，不知不觉地想到九泉之下的父亲。

“伊登夫人，”他离开了那张桌子，说，“如果您已康复，我可以再次请求生个火吗？正如我说过的，白天遗留下来的寒气……”

他听见后面有一阵沙沙的响声，好象她已站了起来。接着传来的声音已不再那么温柔。“不能生火。”语调之严厉使他不禁回过头去。